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
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

話說是日賈敬的壽辰，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，稀奇的果品，裝了□六大捧盒，著賈蓉帶領家人送與賈敬去，向賈蓉說道：「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，你就行了禮起來，說：『父親遵太爺的話，不敢前來，在家裡率領合家都朝上行禮了。』」賈蓉聽罷，即率領家人去了。這裡漸漸的就有人來。先是賈璉賈蓄來看了各處的座位，並問：「有什麼玩意兒沒有？」家人答道：「我們爺算計，本來請太爺今日來家，所以並未預備玩意兒。前日聽見太爺不來了，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□番的，都在園子裡戲台上預備著呢。」

次後邢夫人、王夫人、鳳姐兒、寶玉都來了，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。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裡，大家見過了，彼此讓了坐。賈珍尤氏二人遞了茶，因笑道：「老太太原是個老祖宗，我父親又是姪兒，這樣年紀，這個日子，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來；但是這時候，天氣又涼爽，滿園的菊花盛開，請老祖宗過來散散悶，看看眾兒孫熱熱鬧鬧的，是這個意思。誰知老祖宗又不賞臉。」

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，先說道：「老太太昨日還說要來呢，因為晚上看見寶兄弟吃桃兒，他老人家又嘴饞，吃了有大半個，五更天時候，就一連起來兩次，今日早晨，略覺身子倦些。因叫我回大爺，今日斷不能來了，說有好吃的要幾樣，還要很爛的呢。」賈珍聽了，笑道：「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，今日不來，必定有個緣故。這就是了。」

王夫人說：「前日聽見你大妹妹說，蓉哥媳婦身上有些不大好，到底是怎麼樣？」尤氏道：「他這個病得的也奇。上月中旬，還跟著老太太、太太玩了半夜，回家來好好的。到了二□日以後，一日比一日覺懶了，又懶怠吃東西。這將近有半個多月。經期又有兩個月沒來。」邢夫人接著說道：「不要是喜罷？」正說著，外頭人回道：「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的爺們都來了，在廳上呢。」賈珍連忙出去了。這裡尤氏復說：「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。昨日馮紫英薦了他幼時從學過的一個先生，醫道很好，瞧了，說不是喜，是一個大症候。昨日開了方子，吃了一劑藥，今日頭暈的略好些，別的仍不見大效。」鳳姐兒道：「我說他不是□分支持不住，今日這樣日子，再也不肯不掙扎著上來。」尤氏道：「你是初三日在這裡見他的，他強掙了半天，也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，還戀戀的捨不得去。」鳳姐聽了，眼圈兒紅了一會子，方說道：「『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』這點年紀，倘或因這病上有個長短，人生在世，還有什麼趣兒呢！」

正說著，賈蓉進來，給邢夫人、王夫人、鳳姐兒都請了安，方回尤氏道：「方纔我給太爺送吃食去，並說：『我父親在家伺候老爺們，款待一家子爺們，遵太爺話，並不敢來。』」太爺聽了，很喜歡，說：「這纔是。」叫告訴父親母親，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；叫我好生伺候叔叔、嬸子並哥哥們。還說那《陰鷲文》叫他們急急刻出來，印一萬張散人。我將這話都回了我父親了。我這會子還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並合家爺們吃飯。」鳳姐兒說：「蓉哥兒，你且站著。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麼著？」賈蓉皺皺眉兒，說道：「不好呢！嬸子回來瞧瞧去就知道了。」於是賈蓉出去了。

這裡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：「太太們在這裡吃飯，還是在園子裡吃去？有小戲兒現在園子裡預備著呢。」王夫人向邢夫人道：「這裡很好。」尤氏就吩咐媳婦嬸子們快擺飯來。門外一齊答應了一聲，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。

不多時，擺上了飯。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坐了，他與鳳姐兒寶玉側席坐了。邢夫人王夫人道：「我們來，原為給大老爺拜壽；這豈不是我們來過生日來了麼？」鳳姐兒說：「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，已修煉成了，也算得是神仙了。太太們這麼一說，就叫作心到神知了。」一句話，說得滿屋子裡笑起來。

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、王夫人、鳳姐兒都吃了飯，嗽了口，淨了手，纔說要往園子裡去。賈蓉進來向尤氏道：「老爺們並各位叔叔哥哥們都吃了飯了。大老爺說家裡有事，二老爺是不愛聽戲又怕人鬧的慌，都去了。別的一家子爺們被理二叔並蓋大爺都讓過去聽戲去了。方纔南安郡王、東平郡王、西寧郡王、北靜郡王四家王爺，並鎮國公牛府等六家、忠靖侯史府等八家，都差人持名帖送壽禮來。俱回了我父親，收在帳房裡。禮單都上了檔子了。領謝名帖都交給各家的來人了。來人也各照例賞過，都讓吃了飯去了。母親該請二位太太、老娘、嬸子都過園子裡去坐著罷。」

尤氏道：「這裡也是纔吃完了飯；就要過去了。」鳳姐兒說道：「我回太太：我先瞧瞧蓉哥媳婦兒去，我再過去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很是。我們都要去瞧瞧，倒怕他嫌我們鬧的慌，說我們問他好罷。」尤氏道：「好妹妹，媳婦聽你的話，你去開導開導他，我也放心。你就快些過園子裡來罷。」寶玉也要跟著鳳姐兒去瞧瞧秦氏。王夫人道：「你看看就過來罷，那是姪兒媳婦呢。」於是尤氏請了王夫人邢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。

鳳姐兒寶玉方和賈蓉到秦氏這邊來，進了房門，悄悄的走到裡間房內。秦氏見了，要站起來。鳳姐兒說：「快別起來，看頭暈。」於是鳳姐兒緊行了兩步，拉住了秦氏的手，說道：「我的奶奶！怎麼幾日不見，就瘦的這樣了！」於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。寶玉也問了好，在對面椅子上坐了。賈蓉叫：「快倒茶來。嬸子和二叔在上房還未吃茶呢。」秦氏拉著鳳姐兒的手，強笑道：「這都是我沒福！這樣人家，公公婆婆當自家的女孩兒似的待。嬸娘，你姪兒雖說年輕，卻是他敬我，我敬他，從來沒有紅過臉兒。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，除了嬸子不用說了，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，也從無不和我好的。如今得了這個病，把我那要強心一分也沒有，公婆面前未得孝順一天。嬸娘這樣疼我，我就有□分孝順的心，如今也不能夠了！我自想著，未必熬得過年去！」

寶玉正把眼瞅著那「海棠春睡圖」並那秦太虛寫的「嫩寒鎖夢因春冷，芳氣襲人是酒香」的對聯，不覺想起在這裡睡晌覺時夢到「太虛幻境」的事來。正在出神，聽得秦氏說了這些話，如萬箭攢心，那眼淚不覺流下來了。鳳姐兒見了，心中□分難過。但恐病人見了這個樣子反添心酸，倒不是來開導他的意思了，因說：「寶玉，你忒婆婆媽媽的了。他病人不過是這樣說，那裡就到這個田地。況且年紀又不大，略病病兒就好了。」又回向秦氏道：「你別胡思亂想，豈不是自己添病了麼？」賈蓉道：「他這病也不用別的，只吃得下些飯食就不怕了。」鳳姐兒道：「寶兄弟，太太叫你快些過去呢。你倒別在這裡只管這麼著，倒招得媳婦也心裡不好過。太太那裡又惦著你。」因向賈蓉說道：「你先回你寶叔過去罷，我還略坐坐呢。」賈蓉聽說，即同寶玉過會芳園去。

這裡鳳姐兒又勸解了一番，又低低說許多衷腸話兒。尤氏打發人來兩三遍，鳳姐兒纔向秦氏說道：「你好生養著，我再來看你罷。合該你這病要好了，所以前日遇著這個好大夫，再也是不怕的了。」秦氏笑道：「任憑他是神仙，治了病治不得命！嬸子，我知道，這病不過是捱日子的！」鳳姐說道：「你只管這麼想，這那裡能好呢？總要想開了纔好。況且聽得大夫說：『若是不治，怕的是春天不好。』」僭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，也難說了；你公公婆婆聽見治得好，別說一日二錢人參，就是二斤也吃得起。好生養著罷，我就過園子裡去了。」秦氏又道：「嬸子，恕我不能跟過去了。閒了的時候，還求過來瞧瞧我呢，僭們娘兒們坐坐，多說幾句閒話兒。」

鳳姐兒聽了，不覺的眼圈兒又紅了，道：「我得了閒兒，必常來看你。」於是帶著跟來的妻子媳婦們並寧府的媳婦嬸子們，從裡頭繞進園子的便門來。只見：

黃花滿地，白柳橫坡。小橋通若耶之溪，曲徑接天台之路。石中清流滴滴，籬落飄香；樹頭紅葉翩翩，疏林如畫。西風乍緊，猶聽鶯啼；暖日常暄，又添蛩語。遙望東南，建幾處依山之樹；近觀西北，結三間臨水之軒。笙簧盈座，別有幽情；羅綺穿林，倍添韻致。

鳳姐兒看著園中景的，一步步行來。正讚賞時，猛然從假山石後走出一個人來，向前對鳳姐說道：「請嫂子安。」鳳姐猛吃一驚，將身往後一退，說道：「這是瑞大爺不是？」賈瑞說道：「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？」鳳姐兒道：「不是不認得，猛然一見，想不到是大爺在這裡。」賈瑞道：「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緣。我方纔偷出了席，在這裡清淨地方略散一散，不想就遇見嫂子，這不是

有緣麼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觀看鳳姐。

鳳姐是個聰明人，見他這個光景，如何不猜八九分呢？因向賈瑞假意含笑說道：「怪不得你哥哥常提你，說你好。今日見了，聽你這幾句話兒，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的人了。這會子我要到太太們那邊去呢，不得合你說話，等閒了再會罷。」賈瑞道：「我要到嫂子家裡去請安，又怕嫂子年輕，不肯輕易見人。」鳳姐又假笑道：「一家骨肉，說什麼年輕不年輕的話！」賈瑞聽了這話，心中暗喜，因想道：「再不想今日得此奇遇！」那情景越發難堪了。鳳姐兒說道：「你快去入席去罷。看他們拿住了罰你的酒？」賈瑞聽了，身上已木了半邊，慢慢的走著，一面回過頭來看。鳳姐兒故意的把腳放遲了，見他去遠了，心裡暗忖道：「這纔是『知人知面不知心』呢。那裡有這樣禽獸的人！他果如此，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裡，他纔知道我的手段！」

於是鳳姐兒方移步前來。將轉過了一重山坡兒，見兩三個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，見鳳姐兒，笑道：「我們奶奶見二奶奶不來，急的了不得，叫奴才們又來請奶奶來了。」鳳姐兒說：「你們奶奶就是這樣急腳鬼似的！」鳳姐兒慢慢的走著，問：「戲文唱了幾齣了？」那婆子回道：「唱了八九齣了。」說話之間，已到天香樓後門，見寶玉和一群丫頭小子們那裡玩呢。鳳姐兒說：「寶兄弟，別忒淘氣了。」一個丫頭說道：「太太們都在樓上坐著呢，請奶奶就從這邊上去罷。」

鳳姐兒聽了，款步提衣上了樓。尤氏已在樓梯口等著。尤氏笑道：「你們娘兒兩個忒好了，見了面總捨不得來了。你明日搬來和他同住罷。你坐下，我先敬你一鍾。」於是鳳姐兒至邢夫人王夫人前告坐。尤氏拿戲單來讓鳳姐兒點戲。鳳姐兒說：「太太們在這裡，我怎麼敢點？」邢夫人王夫人道：「我們和親家太太點了好幾齣了，你點幾齣好的我們聽。」

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，接過戲單，從頭一看，點了一出《還魂》，一齣《彈詞》，遞過戲單來，說：「現在唱的這『雙官誥』完了，再唱這兩齣，也就是時候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可不是呢？也該趁早叫你哥哥、嫂子歇歇，他們心裡又不靜。」尤氏道：「太太們又不是常來的，娘兒們多坐一會子去纔有趣兒，天氣還早呢。」鳳姐兒立起身來，望樓下一看，說：「爺們都往那裡去了？」傍邊一個婆子道：「爺們纔到凝曦軒，帶了□番，那裡吃酒去了。」鳳姐兒道：「在這裡不便宜，背地裡又不知幹什麼去了！」尤氏笑道：「那裡都像你這麼正經人呢！」

於是說說笑笑，點的戲都唱完了，方纔撤下酒席，擺上飯來。吃畢，大家纔出園子，來到上房，坐下吃了茶，纔叫預備車，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。尤氏率同眾姬妾並家人媳婦們送出來。賈珍率領眾子姪在車旁侍立，都等候著見了邢王二夫人，說道：「二位孀子明日還過來逛逛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罷了，我們今兒整坐了一日，也乏了，明日也要歇歇。」於是都上車去了。賈瑞猶不住拿眼看著鳳姐兒。賈珍進去後，李貴纔拉過馬來，寶玉騎上，隨了王夫人去了。

這裡賈珍同一家子的弟兄子姪吃過飯，方大家散了。次日，仍是眾族人等鬧了一日，不必細說。此後鳳姐不時親自來看秦氏。秦氏也有幾日好些，也有幾日歹些。賈珍、尤氏、賈蓉甚是焦心。

且說賈瑞到榮府來了幾次，偏都值鳳姐兒往寧府去了。

這年正是□一月三□日冬至。到交節的那幾日，賈母、王夫人、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。回來的人都說：「這幾日沒見添病，也沒見大好。」王夫人向賈母說：「這個症候，遇著這樣節氣，不添病，就有指望了。」賈母說：「可是呢。好個孩子！要有個長短，豈不叫人疼死！」說著，一陣心酸，向鳳姐兒說道：「你們娘兒們好了一場，明日大初一，過了明日，你再看看他去。你細細的瞧瞧他的光景，倘或好些兒，你回來告訴我。那孩子素日愛吃什麼，你也常叫人送些給他。」

鳳姐兒一一答應了。到初二日，吃了早飯，來到寧府裡，看見秦氏光景，雖未添什麼病，但那臉上身上的肉都瘦乾了。於是和秦氏坐了半日，說了些閒話，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。秦氏道：「好不好，春天就知道了。如今現過了冬至，又沒怎麼樣，或者好的了，也未可知。孀子回老太太、太太，放心罷。昨日老太太賞的那棗泥餡的山藥糕，我吃了兩塊，倒像剋化的動似的。」鳳姐兒道：「明日再給你送來。我到你婆婆那裡瞧瞧，就要趕著回去回老太太話去。」秦氏道：「孀子替我請老太太、太太的安罷。」

鳳姐兒答應著就出來了，到了尤氏上房坐下。尤氏道：「你冷眼瞧瞧媳婦是怎麼樣？」鳳姐兒低了半日頭，說道：「這個就沒法兒了！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給他料理料理，沖一沖也好。」尤氏道：「我也暗暗的叫人預備了。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，且慢慢的辦著呢。」於是鳳姐兒喝了茶，說了一會子話兒，說道：「我要快些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呢。」尤氏道：「你可慢慢兒的說，別嚇著老人家。」鳳姐兒道：「我知道。」

於是鳳姐兒起身回到家中，見了賈母，說：「蓉哥媳婦請老太太安，給老太太磕頭，說他好些了，求老祖宗放心罷。他再略好些，還給老太太磕頭請安來呢。」賈母道：「你瞧他是怎麼樣？」鳳姐兒說：「暫且無妨，精神還好呢。」賈母聽了，沉吟了半日，因向鳳姐兒說：「你換換衣裳，歇歇去罷。」

鳳姐兒答應著，出來見過了王夫人，到了家中。平兒將烘的家常衣服給鳳姐兒換上了。鳳姐兒坐下，因問：「家中有什麼事沒有？」平兒方端了茶來，遞過去，說道：「沒有什麼事，就是那三百兩銀子的利銀，旺兒嫂子送進來，我收了。還有瑞大爺使人來打聽奶奶在家沒有，他要來請安說話。」

鳳姐兒聽了，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這畜生合該作死！看他來了怎麼樣！」平兒回道：「這瑞大爺是為什麼只管來？」鳳姐兒遂將九月裡在寧府園子裡遇見他的光景，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。平兒說道：「『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！』沒人倫的混帳東西！起這樣念頭，叫他不得好死。」鳳姐兒道：「等他來了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

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，且聽下回分解。